

三毛旋風廳又廳

● 朱 開 來

和三毛通信一年多

我和三毛是筆友；短暫的筆友。通信了一年多，就中斷了。

事情是這樣的：民國七十七年年初，我突然接到從未見過面的姪女，遠從昆明寄來的信。民國三十八年我離開大陸時，弟弟還沒有結婚，姪女是在昆明出生的，我沒有見過她，她已大學畢業，并且擔任昆明一家旅遊雜誌的記者。來信文筆，流利瀟灑，她在信中告訴我，她是「三毛迷」，非常的崇拜她，希望我能向三毛轉達她的誠摯崇敬之意。我爲了滿足姪女的心願，寫了封信給三毛。因爲不知道三毛的住址，只好請報紙副刊的編輯先生轉寄給她。不久，三毛的回信寄來了，并送了一本她的著作「送你一匹馬」要我轉寄給姪女。從此，我和三毛通信了一年多。直到七十八年六月初，接到三毛的祕書黃小姐來信說：「三毛大陸回來了，她媽媽生病住院，無暇通信。她很想念你，各自珍重，友情永存。」另附一張三毛在舟山照的像片，三毛在像片後面寫了幾個字：「開來先生：我太忙了。母病重。三毛

，五月三十一日，八九年」。我收到黃小姐的信和三毛贈送的像片以後，有一種異樣的感覺。我回贈了一張在澎湖大榕樹下所拍的舊照，及一本我所寫的小冊子——「懷念集」。

工作病痛流浪打滾

三毛每次給我來信都相當的長。從她的來信中，可以看出她是一位非常熱情、坦率的女性。是一位拚命工作、認真工作的作家。她自稱是「拚命三郎」。她好像要以有限的時間和生命追求無限的理想和無窮的希望。她儘量的燃燒自己，透支體力，競賽般的追趕。她能夠幾天幾夜的不睡，持續不斷的寫稿。雖然全身是病，仍然咬咬牙忍痛不懈的工作。因此，病也越來越重。工作停止，立刻又趕着出國旅行、流浪，尋找創作的靈感。她走了二十三年，五十九個國家。她發跡的地方是沙漠。「撒哈拉的故事」，是她的處女作，也是躍登文壇的成名作。

她告訴我：她喜歡喝酒，以致肝功能不佳，有肝硬化的可能。她去年某日凌晨酒後爬樓梯摔倒，跌斷了幾根肋骨。她的煙癮也很大。她在追求

刺激，以慰心靈的空虛。她有喪夫之痛，有情場的失意。文壇的成名，讀者的崇拜，聽衆的掌聲，趕不走她內心的寂寞、靈魂的創痛。

她是矛盾的混合體。表面是個熱情、浪漫、積極、樂觀、豪邁的人，內心却淒冷、消極、悲觀、空虛、寂寞……。她在工作、病痛、流浪中不斷的迴轉、不斷的打滾，結果病越來越重了。民國七十七年六月她來信說：「七月四日我

可能離台一陣，去那裏尚不知，好在我只是去一個地方休息，并不要求太多。前幾個月肝功能不好，也沒休息，失眠嚴重。現在肝的化驗低下來了，是好消息。我想休息就好了。就是每天很累，很累的感覺。……我九月底回來，十月再去印度旅行。……您的健康情形如何？時在掛念中。我目前手腫、臉腫、排水不夠，可以一天不上一次洗手間，我也沒有查。我們彼此在掛念中，但求身體好，就好了。」

接到她這封來信，我立即寫了一封限時掛號信寄給她，誠摯的勸她，趕快取消出外旅行的計劃，應該馬上住院，作全面的檢查，健康第一。有了健康，才能繼續的創作，才有更好的成果。

爲了自己，爲了父母，爲了讀者和社會，都應該立即止步，絕對不能疏忽拖延。

下面是她的回信：

「朱先生：您的身體好些了嗎？」

結果收到您的來信，立即懸崖勒馬，沒有去日本。我立即去驗血，發覺腎臟沒有不好，也沒有風濕，但手腫臉腫是事實。後來我去做腳底按摩十次。針對腎臟部位做，痛得死去活來，第五次那一回，下了狠勁，沒將我痛昏過去，結果有明顯的效果，可以上洗手間，這是以前不可能的現象。以前我一天上一次而已。後來因爲『肌腱發炎』又來了，是趕了一篇七千字的稿子，編輯死命催我三天內交稿，我大約寫了一萬兩千字，撕了數千字，三天三夜沒有放過筆，當然沒有睡。背又劇痛得發抖，痛得飯吃不下，睡不着。中醫、西醫看了八個，都沒有用。後來我橫了心，一字不寫，仍痛。這兩天比較好了。我不敢回信太長，怕又要痛。今年，明年不能再寫了。

大陸出我的書，都是沒有我的同意出版的。版稅問題等我回大陸（明春）再與有關單位去談。他們出我書已有兩百萬冊以上，但可能付款很少（我聽瓊瑤說的），所以朱原（我的姪女）要出，我無意見，也不授權，反正別省也是在出。請她去出，版稅問題我去了再講，或與中共有關單位去商討。這事很頭痛，但只有從另一個角度去看事——出書有人看，我也快樂。名、利，身外之物，不必強爭。

我背痛，不能再寫了。真是深謝關心。敬祝安康

「晚三毛敬上」

她接受我的勸告，取消出國旅行計劃，去醫院作健康檢查，看中西醫，作腳底按摩，病痛雖然未能完全治癒，至少沒有加深。我感到欣喜。

照片透着青春氣息

從此通信暫時中斷。直到民國七十八年六月初，她從大陸回台，寄給我一張在舟山拍的照片，這張照片拍得很好，仍然透着青春的氣息。

不久，大陸發生「六四」天安門事件。北京民運領袖柴玲在逃亡數月以後，投奔自由。電視台會播放柴玲的錄音談話，其中曾引用三毛書中所說的話。三毛接着發表致柴玲的信。電視台記者曾訪問三毛，在螢光幕上她面部浮腫，仍在病中。

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，三毛在「滾滾紅塵」的記者會上，宣佈不再寫散文，我知道她在走新的創作途徑——寫電影劇本，她以寫散文起家，十幾年來，共出版了二十一本書，是一位最受讀者喜愛的散文作家。

她寫散文寫膩了，厭倦了，另闢途徑，改寫電影劇本。她以半年的時間，從事「滾滾紅塵」的編劇工作。「滾滾紅塵」是以上海淪陷時期張愛玲、胡蘭成之戀爲主題。在「滾滾紅塵」中，隱隱約約的出現胡蘭成在「今生今世」中所寫的片段情節，兩者的結局完全不同。胡在汪偽組織中，是一位文宣大員，張在上海是一位剛成名的女作家，他們由於文字姻緣相識，相戀，相結合。抗戰勝利，胡由武漢流亡浙江沿海一帶，到處留情

，風流自賞，最後流亡到日本，又和一位日本女人同居，再和上海大流氓的遺孀結婚，終於客死日本。張愛玲則由上海到香港，再到美國，過着隱居遁世的生活。胡蘭成文字雖然別具一格，頗爲優美，但內容貧乏。張愛玲則成爲現代中國傑出的小說家。愛玲如同首往事，當不勝唏噓，不勝慨嘆。

滾滾紅塵遭到打擊

去年十二月十五日，電影金馬獎頒獎典禮，三毛盛裝赴會，她自以爲一定可以獲得編劇獎。可是香港自由總會以意識形態理由向金馬獎主辦單位抗議，結果「滾片」雖然獲得其他的大獎，獨獨沒有頒給編劇獎。給三毛精神上的打擊很大。傳說事後她會抱着某人痛哭。三毛的好友瓊瑤、林青霞、林清玄等在她自縊後都對媒體記者表示，「滾片」未獲編劇獎，對三毛的打擊太大了。

金馬獎頒獎典禮結束後，立委高資敏曾和三毛并肩走出會場。高資敏在「怎能不惆悵憶芳容」的文中憶述三毛會說：

我又要走了，向你說再見。

上次我沒走成，他們救我回來。

沒有。一切都可以說完美了。

我看透人生，看得太透了。

差不多該做的都做了。

從這些談話中，好像她已做了最後的決定。

三毛很重視名，金曲小姐洪小喬在紀念文章

中說三毛會對她說：

「像你那麼早就成名，一定很過癮。」

又說：

「我也要成名，像你一樣，不枉少年。」

旋風吹過海峽兩岸

三毛終於成名了，并且像「旋風」一般的成名了。她的創作暢銷華文社會，橫掃兩岸，銷路達數百萬冊。就在她處於巔峯狀態的時刻，轉向電影編劇的寫作，却遭受重大打擊。在金馬獎頒獎典禮上，她的榮譽感破碎了。她是個好強的人，承受不住這樣的打擊，再加上她生理上的病痛（可能患有癌症），心理上的空虛和寂寞，所以她終於作了最後的決定。

此外，香港的「開放」雜誌，也有人著文嚴詞譴責「滾片」，認為主題意識有問題。

很奇怪，只有香港方面對於「滾片」提出意識形態問題，不是抗議，就是譴責。而台灣和大陸方面，則毫無半點批評。據說「滾片」導演嚴浩，曾說中共有關單位接受該片劇本，好像該片劇本并無香港方面所批判的問題存在。難道香港方面民族意識特別濃厚？香港人特別愛國？意識形態特別的正確？這是個值得特別研究、思考的問題。

持平而論，「滾片」在主題意識方面，實在有點偏差。以智慧如三毛者，為何見不及此？也許她是個浪漫的人物，對於政治意識方面，不太注意。如果她不寫「滾片」劇本，正如她在去年中秋二度訪問上海張樂平「爸爸」時對媒體記者

所說，將改編白先勇的「永遠的尹雪艷」，就不會被香港部份人士扣上灰帽子，遭受抗議和批判，受了極大的打擊，而提前與荷西約會，如果如此，她將有更輝煌的前程。

今年一月四日晚間，電視新聞突然播放三毛在當天清晨二時，在榮民總醫院病房的浴室內自縊身亡，直到上午七時，才被護理人員發現，已經氣絕多時。她就是這樣悄悄的走了，沒有留下隻字片語。還有甚麼可說的呢？佛曰：「不可說。不可說。」

一月五日，海峽兩岸媒體，均大事報導三毛自縊的新聞，尤以台灣報紙為最。整版刊出有關三毛的新聞，副刊則刊出紀念專輯。這樣連續了兩三天。最近逝世的任何人物如張羣、孫立人、錢穆、臺靜農等，都沒有三毛這樣的轟動。這也許是最後一陣的「三毛旋風」吧？

一月六日，是星期日。下午我獨自一人到榮總去看三毛。在懷遠堂并未設靈堂，她的遺體放在太平間的第十四號冰庫裏。庫門緊閉，見不到她的遺容，僅在庫外向她行禮。走出太平間，後山吹來一陣冷風，夾着苦雨，全身發抖。我不禁長長的嘆息。我以老病之身，來祭悼這位當代年輕的素未一面的奇才，橫掃兩岸文壇的暢銷女作家，真有說不出的感慨。

吉卜賽型女子特性

三毛是個具有「吉卜賽型」的女性，天生的叛逆性格。她的作品具有極其濃厚的浪漫色彩，澎湃的熱情，流浪的風情，放逐的意識，空靈的

幻夢，豪邁的正義，倔強的個性……所以她的作品出版以後，極為適合兩岸苦悶青年讀者的口味，規避現實的夢想，暢銷一時，即以大陸而言，已達二百萬冊以上。尤以在三毛身亡以後，更是爭相搶購，供不應求。然而，這只是一陣「旋風」而已，不久，將會漸漸的消失。

三毛自縊而悄悄走失；大多數人都是同情的，莫不同聲嘆息。然而也有極少數的人，擺着一付「聖人」的面孔，予以嚴酷的責罵。如一月六日某晚報社評：「一位作家之死」中說：

「……最後自己却選擇了輕生一途，這何止是對自我的嘲弄，也是對整個社會的褻瀆，相信滾滾紅塵中凡夫俗子心裏必有無言的抗議。」

又如一月八日某晚報刊載女作家劉俠「寫給媒體的一封信」中說：

「……甚至，比起那些生前作奸犯科，死後却願把身體器官捐出來的死刑犯，他們都比三毛更值得尊敬一些。」

對劉俠女士的讖論，恕我不敢加以評論。但據報載：某死刑犯曾說：

「我是個罪大惡極的人，我就是願意把全部器官捐出來，恐怕也沒有人敢要！」

又有一個等待器官移植的病患說：

「我不要死刑犯的器官。我怕！」

難道捐贈器官的死刑犯，都比三毛更值得尊敬？到底誰更值得尊敬，我們且讓讀者們去論斷罷。

倒是一月六日聯合報黑白集的短評：「紅塵的撒哈拉」，深獲我心：

「……或許有些人會訕笑作家文人的纖細感情與浪漫情懷。這些人對三毛內心深處的落寞與孤寂，當然不可能共鳴。事實上，古今中外的作家文人以自殺而結束塵世生命者，不在少數，這或許是弱者的表現。」

「但人們幾曾聽說過那些翻雲覆雨，以作秀或整人為樂的職業政客，曾對滾滾紅塵中受苦受難，感情纖細的人，表示過一絲悔意或歉意？人們幾曾聽說過職業政客也有厭世以自救解脫的念頭？」

「這個世界，這個社會已經被職業政客們的喧囂與爭攘所敗壞，以致枯瘠空虛猶超過撒哈拉沙漠。從這個角度看來，三毛當初本不該離開她的撒哈拉沙漠。」

我認為黑白集短評「紅塵的撒哈拉」的作者，能夠說出這樣的公道話，確實值得尊敬。

三毛自縊身亡，當然最傷心的是她的父母。她的父親對她很瞭解，曾說：「如果今天不發生，早晚也要發生。」以前，三毛曾一再自殺獲救。她的母親則說：「三毛之死是自然冥歸。」

作為三毛在榮總的主治大夫趙灌中接受媒體記者訪問時，曾說：

「她生前曾說過，去年獲得西班牙文學獎，心願已了，已擁有過異常豐富的一生，她覺得已經够了，再活就嫌累贅。她急於解脫，視死如歸。她也經常提及，要學三島由紀夫的死亡方式，認為這種方式求仁得仁。」

三毛雖然不能跟海明威、川端康成，三島由紀夫這些世界級的作家相提并論，但是他們都是

在巔峯時期尋求解脫的，方法不同，模式則一。我們能够嚴酷的苛責他們嗎？

三毛爸爸痛失愛女

在海峽對岸，三毛自縊後，媒體也掀起一片報導熱，不過熱度沒有台灣這麼高而已。除新聞外，上海「解放日報」於一月五日刊載三毛的「爸爸」張樂平（名漫畫家，著有「三毛流浪記」流行甚廣）「痛別三毛」一文，同日「北京日報」刊載凱麗（大陸轟動一時的「渴望」長篇電視劇中的女主角）的「吹兵」對我的啟發，一月二十三日，「雲南日報」刊出南山「寫在日記中的三毛」長詩，其他不及備載。

又「光明日報」於一月十九日一版刊登新華社西安十八日電：

「元月十五日上午，大陸著名青年作家賈平凹在西安收到三毛寄自台北的信函，從時間上推測，此信可能是三毛的絕筆。三毛在信中傾訴了她在人生與藝術兩個世界中的渴望和探尋，同時也揭露了她內心深處無法擺脫的孤獨和落寞。三毛這封信寫於今年元月一日凌晨二時，發於元月二日二十三時。元月三日她在醫院手術治療，元月四日凌晨二時自縊。三毛在信中向賈平凹訴說：在當代中國作家中，您的文筆最有感應。看到後來，看成了某種孤寂。一生酷愛讀書，是個讀書的人，只可惜很少有朋友能够講講這方面的心得。三毛還告訴賈平凹，她是吃了止疼藥才寫這封信的，後天將住醫院開刀去了，一時裏沒法出遠門，沒法工作起碼一年。有不大好的病。……」

（下略）這則電稿相當的長。三毛在信中所說「不大好的病」，恐怕就是癌症吧？

又香港消息：香港專上學生聯合代表在今年元旦前後訪問北京。

當學聯代表訪問北京大學的時候，適值鄭旭光和馬少方等九人被判刑，但校園內沒有半點反應，「學生領袖被判刑」的議題不見了，但代之而出的却是「三毛死了怎辦？」看了這則報導，想不到北大學生竟變得如此！又想不到竟如此關心「三毛死了怎辦？」「三毛死了怎辦？」聽到北大學生提出這樣的問題，我們可以看到他們一臉的茫然，內心的空洞。同時也可以看到「三毛旋風」在海峽對岸的威力了。

三毛本名陳平，浙江定海人。生於民國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，死於八十年元月四日，享年四十八歲。台北文化大學哲學系肄業，曾留學歐洲，取得德文教師資格。與西班牙人荷西婚後在撒哈拉迦納利島定居多年。回國曾在文化大學中文系任教。

「撒哈拉的故事」，是她的成名作，六十五年出版，至今已三十六版。此外尚有「雨季不再來」、「哭泣的駱駝」等共二十本，暢銷一時，洛陽紙貴。大陸書商自印的三毛著作，超過三百萬冊以上，沒有得到分文版稅。

三毛悄悄的走了，她傳奇的生，傳奇的死，她心中的密碼，誰也破解不出來。「三毛旋風」終將漸漸的消失，留給我們的，是無盡的懷念與哀思。

八十年二月二十四日